

# 桦 林 峪

长篇小说

边云山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桦 林 峪  
HUA LIN YU

---

著 作 者:边云山  
责任编辑:王 焯  
责任校对:合 力  
封面设计:耿志远

---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3231667  
邮 编:110001

---

印 刷 者:丹东印刷厂

---

发 行 者: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字 数:300 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  
印 数:1—15,000  
版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13—1718—4/I·1505  
定 价:18.00 元

# 序

邓荫柯

这是一部浸透了北大荒的血泪、希望和不屈的抗争激情的书，是完达山、九虎林河边一个村落的屈辱、不幸、拼搏、新生的艰难历史。山野的幽远壮阔、烂漫葱郁、风雪、花香、蛮荒神秘；以及桦林峪人的清纯、高洁、浑朴、倔强而又有几分蒙昧、偏执、怠惰的精神世界；淳厚、温暖、古朴又有不少守旧、蛮横因素的民风民俗，都以一种震撼心灵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北大荒原野沁入骨髓的记忆和乡情，北京大学开放的、神采飞扬的精神滋养，结合成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充满了艺术的悟性和灵气的边云山饱蘸着历史、现实、自然和时代的多重色彩，勾画出了这绚丽奇绝的画卷《桦林峪》。直面人生、不回避当代农民命运的坚定的现实主义，高扬人性和自然的真善美，鼓荡起想象翅膀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引入魔幻色彩、文化寻根观念并娴熟地运用意识流、蒙太奇剪接、时空交错等艺术技巧的现代主义，是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书新颖、厚重、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桦林峪，是一个被奔腾的大河分割为南北两半的村子，冬

1971.10.21/10

天的坚冰是河面上唯一的桥。故事的中心舞台在村南，这是一块被高山大河夹持的土地，闭塞、贫困、灾害频繁，被上帝遗忘，被历史抛弃。然而它又是一片不曾被污染、绝对纯净，充溢着醉人的芬芳和大自然的壮美的桃花源。九虎林河上没有桥，一切都被隔绝在大河之外，大山蕴藏的珍宝并不能消除令人心碎的贫困，外面的世界精彩与否，历史前进的脚步是迅疾还是迟缓，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无缘。不幸的自然环境，千百年陈腐观念和习俗的重压，被遗忘被冷落的命运，使这个岑寂的村庄也激发起变革图存、造桥前进的强烈心愿。围绕着造桥，围绕着破除精神枷锁，在大河边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人生活剧。这是作品的第一主题：文明、进步与发展。

纯净美丽的原野不但孕育了善良，也不可避免地被邪恶所污染。作品展示了桦林峪村南善良的花姓居民和村北的邪恶的陈六粒一家的旷日持久的生死搏斗，恩恩怨怨。纯洁美丽、执著于爱情的花姓女子，在豺狼本性，淫荡而冷酷的陈六粒面前，总是那样被欺骗，被蹂躏，被抛弃，蒙受伤害和羞辱。而纯朴的、重信义的花家男人也那样容易受骗上当，含恨蒙羞。所以，才有花艳艳凄惨至极的悲剧，花乔乔永难愈合的创伤，老花万树的强民丹秘术被陈家骗取改制成货真价实的害民丹，正直的花蓝子被陷害身陷囹圄，……在日寇侵略面前英勇地投奔抗联的花万树和认贼作父帮助日寇戕害同胞姐妹的陈同蒿，都明显昭示着正义善良和邪恶无耻间的巨大落差。在艰辛生活中挣扎奋斗、固守心灵一块净土的花姓居民和披着赤脚医生外衣搞制毒贩毒、聚敛钱财、勾结权要、玩弄女性的陈六粒之间的矛盾、仇怨也是无法消解的。作品以一波三折，反复较量的细致生动的描绘，现实和历史的轮

番展示，增强了斗争冲突的悲剧气氛、宿命的和历史的沉重感，从而突现出浓缩和加强了的人性色彩。这是第二个主题：讴歌善良的人性，鞭笞邪恶。

爱情之花会在最贫瘠的土壤，最凄冷的风雨中开放。作者展现出了惊心动魄的爱情，山里人的忠贞、坚韧、执著和英勇。痴情，是桦林峪女人最有光彩的特征，她们独具的魅力，她们的悲剧命运往往也缘于此。美好的花艳艳，迷惑于陈六粒的外貌和甜言蜜语，一次次泗水赴约，被辜负被摧残，终至丧失了做母亲的机能，迷失本性，成为一名疯女。被同姓不成亲的陈规陋习束缚不能成为眷属的有情人花素云和花青子双双殉情而死，被诱骗失身怀了陈六粒的孩子又被抛弃的花乔乔始终没有醒悟，依然怀念犯罪入狱的陈六粒。桦林峪的男人重的是情义，鄙薄的是婚姻之外的性爱，那么孔武有力的壮汉花明开，无端失去了艳艳，却十年如一日地单恋着那疯了残了的艳艳，义无反顾地承担陈六粒应负的罪责，忍受乡亲的误解和心灵的痛苦，甘心为心爱的人憔悴。年老的花万树对骗了他的强民丹术的陈家女人张积雪，仍是一往情深，在因服用师傅的遗忘之药而断裂的记忆中，一直寻找那给他片时欢愉的女人的记忆。被陈家人利用小巧姑娘陷害入了监狱的花蓝子，对可怜的小巧没有怨没有恨，只有宽容而真挚地压在心底的一缕真情和怀念。年老的粉嫩经历了风雨人生的磨难，依然和花堆盘老人相濡以沫，战胜种种障碍束缚，恩恩爱爱度过寂寞的时光。爱情大都和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而本书主人公张暴马和花隐隐的爱却是走向了未来和光明前程的，在这两个觉醒了、行动着的勇敢坚强的年轻人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爱和希望、信心。他们的被烈火烧炼过被大河淘洗过的爱情，没有被轻信偏执损伤的爱情，闪

射出夺目的光彩。没有另一个男人或女人，能打进他们爱情的坚如磐石的堡垒，羞辱、磨难、误会、远别都不能分开他们。这是炽烈的感情的燃烧，也是理智的冷静抉择。他们面向未来，面向河之外山之外的世界，英勇而坚定地携手走向桦林峪美好的前景。在他们身上，也寄托着作者对爱情的崇高理想。这是作品的第三个主题：赞美人间至高无上的真情，爱情。

在展开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创造出起码十个以上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人物形象，它不仅是桦林峪造桥和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桦林峪灵魂的历史，是这些灵魂之间碰撞、纠葛、交织、燃烧的历史。可贵的是，作者打破了惯常的塑造人物形象的程式，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这些人物既真实又空灵，既是具体的生动亲切的血肉丰盈的形象，又是带有某种抽象意味的理想理念的象征。可以举出几个主要人物来说明这一点。

花万树老人，正直、坚强、威严，是桦林峪村南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主宰，地域文化薪火的传人。他是一个固执地坚守旧道德旧传统、固守同姓不得婚配的陈规陋习的卫道士，也是和侵害桦林峪的利益，伤害桦林峪男女的邪恶势力斗争的领袖。在他身上体现着善良和保守的两面性。而他思想灵魂深处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创伤。道士的经历，被诱惑将强民丹秘密流失给唯利是图的陈家，成为流毒天下的一种祸害，这给予视忠诚、道德为性命的花万树莫大的痛苦无可言喻的悔恨。同时那给了他一生中唯一爱情感受的陈家女人张积雪，又使她刻骨铭心，眷恋终生。师傅用药损毁了他大部分记忆，他的记忆出现反复的断裂。恢复记忆时，他比较理智、清醒，丧失记忆时则出现种种狂悖之举。作品暗示，当张暴马和花

隐隐在风雪中的草垛里幽会时，是失去理智和记忆的花万树在草垛放了火。对强民丹的长久的悔恨内疚和那若明若暗的对张积雪的回顾，使他的精神常常出现幻觉——花鬼的形象。花鬼不是花万树纯粹的幻觉，有一定的编造谎言的成分，也不是纯粹的谎言，有幻觉的成分在，他一次一次遇到花鬼，桦林峪村人也似乎遇到花鬼，他本人还以用那个陈旧的桦树皮封面的大帐簿记录花鬼故事为乐事。虚虚实实，神秘秘，非魔非幻，亦魔亦幻。花鬼大约就是人们心中对性爱的饥渴，一种痛苦和危机感，一种超越礼法的冲动，一种面临危险困难时的精神反应。作者塑造的花万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无尽外延的、厚重的、多采的人物形象，也许他就是神秘、蛮荒，蕴藏了丰富宝藏的完达山的象征。

花万树的孙女艳艳是一个充满诗意、魔幻色彩的形象。出类拔萃的美丽，自由奔放的激情，盲目而坚定的爱情选择，为不值得的爱奉献一切的狂热，构成了这个人物色彩明艳的色调。疯了残了的艳艳，丧失了理性并没有丧失善良、真挚，时时流露出对妹妹隐隐的温情，对于造桥的热望，当然还有对人面兽心的陈六粒的爱情谎言的执迷不悟的渴求。疯了的艳艳，总说一些比正常人还清醒的话语，残了的艳艳，失去最好青春年华的艳艳，总是流露出比青春少女还动人的美的光彩。作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把艳艳分身为二，成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来去无踪的精灵，给亲人们造成惊异和迷误，也给故事增添无穷的波澜。可喜的是，无论怎样变幻，艳艳的本姓，天使般的温柔善良，总是不变的。使人觉得，艳艳是完达山万千种鲜花的精灵，野花醉人的芬芳凝聚成了艳艳闪光的形象。

花明开，这可怜而又可敬的男子汉，是作者用笔的又一

个着重点。纯朴、贫困、勤劳、强大，他对花艳艳的爱是一种纯净炽热的宗教狂热，而他另一股对造桥的宗教狂热，一半出于沟通外面世界消除贫困的愿望，一半为了让艳艳可以自由地到大河对面去。那忍辱含垢的坚贞，那份之死靡他的至爱，那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诚心，真是天日可鉴。被艳艳拒绝冷落而不灰心，看着艳艳钟情于陈六粒而不怨恨，时时处处，以生命，以心血护卫失去防护能力的艳艳，把爱的宗教狂热和造桥的宗教狂热转化为砍伐木材准备造桥的奉献热忱，而自己却因心血熬尽，肌体劳损而过早地衰败为一个苍苍白发的老人。凡此种种，都有一种超越常人常理的浪漫和魔幻色彩杂糅其中。一个人砍伐，运来那么多树木，为救艳艳把母亲的“睡物”棺材一个人拖到河边，都是不可思议常人无法办到的事。唯其超常奇异，才使这个人物有了光彩熠熠，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无论怎样驰骋想象，怎样调动多样的艺术手段，作者的笔总是能收得回来。经历了千回百折，经历了“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到改革继续深化的岁月沧桑，桦林峪终于建成了桥，宝贵的山货运到山外面，历史的脚步踏过桥来到这闭塞的村落，孩子们到对岸读书，死了的得到了安息，疯了恢复了本性。不但张暴马，花隐隐这对时代的宠儿、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终成眷属，隐隐去了县城去学习医学，张暴马成为带领桦林峪走向未来的先锋，而花明开花艳艳经历了这么多牺牲和创伤也走到了一起。陈六粒受到了惩罚。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走出困厄的北大荒、完达山、桦林峪，将会有壮丽的未来。不是大团圆的俗套，是正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时代给了一切合理的希望以美好结局的可能性，给了一切美好感情得以圆满



的可靠保证。

作品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充满激情和爱心地描绘了桦林峪、完达山、九虎林河的奇妙的自然景色，赋予无生命的大自然以鲜活的生命。这些栩栩如生，色彩斑斓的人物形象给了自然景色以灵气和灵魂，使之成为有情有义，有喜悦有愤怒的山河与花木。而流溢生命芬芳和色彩的大自然又给了桦林峪的人物开展故事，展示灵魂的理想空间。自然景色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融然无间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又都依赖于作者凝炼、规范、典雅、灵动的语言。

边云山才具卓拔不凡，生活根基深厚，艺术感觉敏锐，语言秉赋出色。他的书，充满了幽深、凄惋、神秘、美艳的韵致。对自然的生命、美感，对人的灵魂，特别是对女性美好灵魂的观察、理解、表现的那份才华和灵气，是他的作品魅力的生命线，他是个天生搞文学创作的人。

如果谈一点希望，我认为魔幻艺术手法应当慎用。一定要充分营造了展开魔幻手法的艺术氛围，给予铺垫，再适当铺展魔幻情节，才不会使读者感到生涩和困惑。

1996年12月31日于沈阳



作者边云山，1962年  
坠地于北大荒，现就读于  
北京大学。从他的作品  
中，可以感触到他对家乡  
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要  
将自己全部的激情与爱融  
入他对故土的描绘与回  
忆之中……

责任编辑 / 王 焯  
封面设计 / 耿志远  
封面摄影 / 于世涛

## 内 容 提 要

作品通过对北大荒桦林峪的真实展示与描绘，全方位地深入中国农民的灵魂深处。

花氏家族愚昧、落后、自我禁锢，花氏女子历来易出情痴。开朗、美丽的花艳艳错爱上了虚情假意的陈六粒，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变成了可怜的痴女。花明开忍辱负重伴随着心上人；花蓝子不明不白入了大狱；张暴马冲破层层樊篱爱着花隐隐……

作品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北大荒人的生活、情感，以及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心路历程。作品艺术纯熟、情节感人、思想深邃，在人性、人本、情爱等多方面都有新的开掘，是作者苦苦经营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 第一章

## 1

北大荒一直荒到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边上，坦荡千万里。完达山做了大荒原的镇物，才使荒原远在天边却不缥缈，真实无虚地展现在人间。完达山峡谷中有平地，狭长，内有村落数十个，以九虎林河分，分到南岸的只有桦林峪南，其余都在北岸，桦林峪的另一半也在那里。北面有大路通外界，与850农场相邻。

桦林峪被大山所夹，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从前，到得桦林峪地界，两边皆是白桦林。无论冬夏都有桦脂的清香郁积不散。白的树身、紫的枝条和绿葱葱的叶子使桦树看上去比任何树都要俊美。

桦树高大，把天空都挤窄了。

后来，发了一场山火。河水也没阻挡住大火，两边的桦林全部烧毁。

两边家园俱毁。幸存的人都说，他们看见是一个妒嫉成

性的天人放的大火，她看不得桦树的美丽姿容和芬芳，不愿把那胜景留在人间。那以后，在黑黑的灰烬中，凡冒出的白桦苗均被村人砍去。他们采摘别的树木种子种植下去。

现在，邻近村子的两边山坡竟没一棵桦树。但桦林峪的名字却留了下来。

桦林峪南地势微陷，四周有自然形成的堰，阻风挡水，四季安适。村置于洼地，四面是巍峨大山，近在咫尺，山中落花似雨，有的便撒落村中。井里常浮厚厚一层花瓣儿，村人瓢饮或担井水回家煮饭，全不在意。

那香气更是长年不绝，四处萦绕，花香悉数扑在女子脸上便是野梨花一样白，山杏花一样的晕。唇齿之间也隐有花香，当是危崖上的达子香和长于林缘地带的刺玫果，这两样花是村人用于蒸茶用的，冬天里饮服。

因此说花香在村里一年不断，是一点也没有夸大的。以至于村人对花香已浑然不觉，而别处人一进村子就要发昏，香气实在太浓烈了，仿佛几百年前的香气都集在一起没有散去。

一河之隔的桦林峪北也是邻山，可要爽得多，最好生杰出男子。说杰出是夸大了，不过相貌好一些罢了。

村南花姓，村北杂姓，而且村南女儿娇，村北男儿好，最宜成婚。可是，不然，村南村北历来有夙怨，结亲者寥寥。

村北人说村南人妖，村南人道村北人彪，这妖和彪在当地都是歹话，出口就要伤人。他们都这样伤了几代几十代了。

村南村北的年轻人不知村南村北的怨是为何而积的，问其父母，亦不知。

“反正，”这当爹娘的告诫自己的娃子，“不准招惹那边的。”历年选村头也是饥荒，要打闹一两个月才能定下来。往后就这边一任那边一任，把个村子搞得极穷。

说有一年村南村北没一户做上一件新棉衣的，大冬天里闲着没事，串门子，女的做完早饭，吃完，把碗筷捡到土锅台上便扎上狗皮围巾去串门子了。

因冬日天短，只需吃两顿饭。这女的唠嗑儿唠到晌午，便匆匆往家赶，途中遇到别的女子，互相问：“这急三火四的，做啥？”都嘎嘎笑一阵，边分手边说：“家里围被窝还有一个哩，晚了，想挨揍吗？”

原来那棉衣是夫妻两个共有的，一个出去了，另一个就得围被在炕上坐着。

近年村北悄悄抖起来，大都翻盖了新屋。苞米楼子、猪圈都搭全得像模像样，木障子也不像村南那样东倒西歪，而是全都砍了禁烂的柞木换过。百十户人家都齐整整的，透着殷实。

村南还是老样子，草房顶上都长着苔和成墩的草。花隐隐家的房上在塌坑的地方还长出了小树，至于是啥树，人们争论不休，但的确在山上没有见过，很稀奇。

花隐隐爹几次都要往房上苫新草，都让她爷拦下了。原因是那树动不得，一动，家里就要出事。她爷是这么说的。

花隐隐想那小树山上是没见过，可也许是某种常见树木的变种。想到这儿，她脸就红了，缘何脸红很懵懂的。

花隐隐和小伙儿伴张暴马爬上柴禾垛又上到房顶，拔下了那棵小树。他们看见小树紧贴根部的树皮是白色的。

“莫不是桦树？”

两个孩子吓坏了，把小树折巴折巴就烧掉了，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花隐隐的爷爷在一天早晨见小树没有了，大惊失色。“这天人，连一棵小树苗也不肯留下。看起来桦林峪同桦树无缘。可我们花家女子个个是白桦树哩。”

两个孩子听了，偷偷笑。但心中却有种异样的不安感觉。

## 2

那火是啥时着起来的？

是谁放的火？

又为啥要放火？

多年来，有两个人一直为这样的疑问困扰着。桦林峪人都可能忘记，可他们俩不会。

那火苗一蹿多老高，醉态万千，且妖舞不休。在那场大火中焚化的不仅仅是个草垛，火光映照的也许是桦林峪人千年的迷茫与哀伤。

这一年的雪大极了。

山川、河流、平地全被大雪所掩，能见得到的景物都是圆浑的，看上去既凝重又柔和。但是，寒风忽然间刮来了，雪的尘埃一统北方。白色的风四处穿行，女巫般放浪形骸。

村庄完全融入壮阔苍茫的大背景中，连炊烟也结成细微的冰剑兀自搏击着严冬。

静和动对立起来。

没有对立就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便没世间万物。

家家的房前屋后都有与房子几乎一样大的柴草垛，如同一朵朵落云或一个个混沌的梦境。一个女子和一个后生正在接近离村子最远的大草垛。

暴马在前面，不时回头，用令后面的隐隐欲醉的神态招

呼她。隐隐穿着厚厚的棉衣，但该隆起的地方绝不平坦，该凹的地方也不含糊，且走动起来腰肢有力又袅娜。

草垛被雪封得完好，看不到一根草，一个大雪堆而已。周围有细小的脚踪，显见是鼠类留下的。

暴马又回头看了看隐隐，受到了鼓励般去扒草垛。雪塌下来，灌了他一脖子，翻上去的棉帽耳朵上也白了。

隐隐格格笑了，但只笑了两声就忍回去，各处看看，慌张地奔向草垛。

“暴马，会出事的。”

“你别吓我。”

“不会有人发现咱们的。”

“暴马，暴马，我怕我爷呀。我可是个姑娘家。”

“你啥都不要怕，有我哩。”

暴马已抽掉了几捆草，干爽的草香气顿时弥漫开去，使两个人都稍稍感到意外，身上血流得与平常不大一样了。

那是一个洞口。

隐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眼睫上的霜像雾凇一样，其美无穷。“是野猪打的洞吧？”

暴马嘿嘿笑了两声，转过头，是一张与这粗放的景色不相称的白脸。

“我像是野猪吗？是我垛草时留出来的。”他狡黠的样子让她喜欢死了。

“可这不是你家的草垛呀？”

“你忘了，我帮过许多人家垛过草？”

他的一切事她都不可能忘。他垛的草堆最牢固，把一头牛刮上天，他的草垛也会原地不动。

暴马养牛是个能手，所有与牛相关的事情他都会做得尽



善尽美。他也是村中第一个买奶牛的人。

隐隐想到自己即将进到黑糊糊的草洞里去同暴马在一起，她就心慌就欢喜就难言地激动和惧怕。

“你先进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

她把脸一红，反而躲远了些。

他边说边拉了她的胳膊，把她拽近洞口。

隐隐紧张死了，猫了腰往草洞里钻。暴马轻轻推了她一下，自己随后也钻进洞去，并伸出胳膊拿了草捆把洞堵严。

比黑夜还黑。草香气简直要把他俩熏昏了。风声没有了，寒冷也没有了，各自的感觉也在一刹那间遁去了。

这就是死或者是面临人世，隐隐忽而感到万分无依，想抓到些什么。

两只年轻的手就触到了。

“呀，”隐隐把手缩回去，“你的手带刺哩。”

这也正是暴马的感觉，那刺直刺到他心里去，热辣辣的。那只手在麻，一直往上麻，胳膊麻了，半个身子也麻了，到后来连脑袋也麻了。

她是个姑娘家，如何同一个男子这么近地呆在一起？她恢复了意识，本能地往后躲躲。草洞似乎纵深得没有尽头，但实际上她并没躲出去多远。他的气息还在她脸前。

他也想平静平静自己，他还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但他该咋样说哩？

暴马在离家赴约走到花万树家门前时，见他用一根木棍在雪地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的图形。

花成树没回身，暴马也知他并没发现自己。

“你身上带前一场祸事的细微前兆了，快回家去吧。”

暴马停住，把两脚用力跺跺，雪扑扑地蹿起来，有种冷